

# 終戰前在臺基督教派關係之研究\*

吳學明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先生提供精闢的修改意見。

## 摘要

基督宗教對臺灣民眾而言，是一新傳入的外來宗教，其教義與民間的宗教信仰有相當的歧異。臺灣開港後，有天主教的道明會（Dominican）和基督新教的長老會（Presbyterian）傳入。日治時期其他基督派紛紛傳入，與臺灣民眾關係較密切的則為真耶穌教會和聖教會。

清末以來道明會與長老會，常為競爭信徒而互相批評。日治後新傳入的真耶穌教會，對既存的教派產生巨大的衝擊。真耶穌教會循長老教會的系統發展，使得原本屬長老教會的信徒與禮拜堂轉向真耶穌教會，引發長老教會的惶恐。臺灣聖教會與長老會關係較為密切，但也吸引了相當多的長老會信徒加入。

基督宗教各教派在臺灣傳教，往往出現互相「牽羊」的現象。互相「牽羊」的原因在於早期信徒對教義認識有限，難以分辨各教派間教義的異同；加上羊群有限，各教派要建立教會，從其他教派的信徒中去吸收最為便捷。信徒的競爭，造成各教派之間關係緊張，相互批評，甚至引發激烈的衝突。

關鍵字：基督宗教、道明會、長老會、真耶穌教會、「牽羊」、衝突

## 壹、前言

基督宗教指的是以崇拜耶穌基督或上帝為主宰神的宗教。目前在臺灣基督宗教有眾多宗派，主要分成舊教與新教兩大系統，舊教即所謂的天主教；新教則為宗教改革之後新創之各種教會，其派別眾多。

對臺灣社會而言，基督宗教為新的外來宗教，其宗教特質是一神信仰。在17世紀初隨著荷蘭與西班牙的統治而進入臺灣，但也隨著其統治的結束而日漸消失。今日臺灣的基督宗教是19世紀中葉以後才傳入的，分別是1859年自菲律賓馬尼拉傳入的天主教道明會（Dominican），其傳教母國為西班牙，全臺均為其教區；另一系統則為新教的長老會（Presbyterian），南部臺灣是1865年由英國傳入，北部臺灣長老教會則是1872年由加拿大傳教士傳入。一直到1895年臺灣割讓與日本統治之前，道明會與長老會為臺灣地區兩大基督宗教系統。

日本領臺後，日本本土各種教派紛紛派人來臺傳教，基督宗教亦不例外，如日本基督教會、日本組合教會、日本聖公會、救世軍……等。此外，也有來自中國的教派，如真耶穌教會。在皇民化運動之前，日本採取宗教自由政策，因此基督宗教在臺灣相當活躍。其中，對臺灣社會影響較大者為道明會、長老會、真耶穌教會和聖教會。這些同屬基督宗教的各教派，其彼此之關係為何，對教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本文在於釐清二次大戰結束前基督宗教各教派之間的關係。

## 貳、終戰前基督宗教的發展

### 一、清代道明會與長老會的傳入

#### （一）道明教會的傳入

1858年菲律賓道明會決定派遣郭德剛神父（Rev. Fernando Sainz）及洪若瑟神父（Rev. Jose Dutoras）兩位來臺灣傳教。他們於1859年1

月，由馬尼拉起程先往廈門。由於若瑟神父不諳閩南語，停留廈門學習閩南語，由洪保祿神父（Rev. Angel Bofurull）陪同前來臺灣。郭神父和洪保祿神父率領四名傳教員和一名信徒李步壘家人在1859年5月到達打狗（今高雄市）。

他們在戲獅甲（今高雄市前鎮區西甲）租屋居住，遭附近居民反對，乃前往埤頭（今高雄市左營）向鳳山縣知縣請求調解，得到洋商的協助，才得以平息。不久洪神父因染病離開臺灣往廈門調養，成為郭德剛一人獨撐大局的局面。當郭神父在前金（今高雄市前金區）找到棲身之處之後，就計劃往府城（今臺南市）方面傳教，但發現難有機會而離開府城。並於1859年在前金購地興建草堂為臨時聖堂，1862年興建磚造之聖堂，次年完成，即後來之「玫瑰聖母堂」。同時派傳教員到原住民部落萬金（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傳教，得到相當的成績，1869年12月動工興建萬金天主堂。<sup>1</sup>

道明會對人口眾多的府城臺南，期待很高，因此郭德剛神父來臺不久就前來府城考察，尋找傳教的機會。1866年郭神父開始在府城辦理孤兒救濟事業，收容被父母遺棄的孩子，並開始在府城展開傳教工作。<sup>2</sup>1868年於小東門外的郊區購地建屋，但遭居民反對，僅搭建草茅竹屋做為臨時聖堂，這是臺南第一座天主教的聖堂。但「講究禮節的城市人，只在乎做生意、賺錢，對於靈魂根本不以為意」，因此傳教工作並不順利，遭遇到很多困境。<sup>3</sup>其原因甚多，有民俗宗教文化的問題，有華夷觀念的問題，也有長老教會競爭的問題。在道明會宣教師的眼中，府城的人只在乎生意、賺錢，對於靈魂不以為意，只有金錢和災難會吸引他們的目光。因此傳教的過程相當艱辛。

終滿清統治之世，從今高雄市到嘉義大林之間，只有府城附近地區的「聖多瑪斯堂」，但這教堂「房子雖高，但信友極少」<sup>4</sup>。臺南地

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昭和16年），頁109 - 201，247 - 248。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高雄：聖導週刊社，1992年），頁38 - 138。

2 李嘉祿，《道明會宣教史》，陳方中教授提供之譯本，頁24。

3 李嘉祿，《道明會宣教史》，頁24。

4 李嘉祿，《道明會宣教史》，頁5 - 6。

區僅在今臺南市永康區和新化區設有「大灣傳道所」和「大目降傳道所」。<sup>5</sup>郭德剛神父將傳教主力放在臺灣南部，但他認為有必要往北部傳教，因此在1868年10月派良方濟神父到基隆傳教，雖然曾有不錯的成績，但因水土不服而結束基隆的傳教工作。<sup>6</sup>道明會的傳教在1868年樟腦事件後，在臺灣中部的傳教才有突破，在今雲林、彰化等地傳教，先後在斗南、斗六、西螺、員林、埔心等地設立佈道所，並建立羅厝天主堂（今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成為中部傳教的中心。1872年以後，隨著馬偕牧師（Rev. G. L. Mackay）在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和尚洲（今新北市蘆洲區）、大稻埕等地展開傳教，道明會克服困難，在北臺灣展開傳教，與長老教會發生激烈的衝突，並在上述地點建立佈道所。<sup>7</sup>

## （二）長老教會的傳入

鴉片戰爭以後英國基督長老會開始關心對中國的傳教，於是派遣賓威廉牧師（Willian C. Burns）到中國傳教，他於1848年到達香港，先後在廈門、汕頭建立傳教中心，從事宣教活動。臺灣的宣教源於1860年臺灣開港，該年9月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的宣教師杜嘉德牧師（Rev. Carstairs Douglas）和駐汕頭宣教師金輔爾牧師（Rev. H. L. Mackenzie）二人曾訪問淡水和艋舺等地。<sup>8</sup>認為有在臺灣傳教的機會，因此極力建議本國海外宣道會將臺灣納入新教區。

馬雅各醫生（J. L. Maxwell）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首任的宣教師，他在駐廈門宣教師杜嘉德牧師及英國聖經公會牧師偉亞烈（Alexander Wylie）陪同下，於5月28日，到達打狗港，從旗後登陸。<sup>9</sup>隨即前往臺

5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109 - 201，246 - 247。

6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111 - 113。

7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139 - 146。

8 Hugh Macmillan, *Then till now in Formosa* (English and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Formosa, 1953) . pp. 19-20.

鄭連明主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以下簡稱《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65年6月初版，1995年3月三版），頁6 - 7。

9 黃嘉智，〈教會的來歷—埤頭〉，《教會公報》，第167卷（1899年2月），頁13 - 15。

黃茂卿，《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 - 1955）》（以下簡稱太平境教會九十年史）（臺南：共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頁21 - 23。

灣府城，並於府城外的「看西街」，展開醫療傳教工作。<sup>10</sup>但隨即被迫離開臺灣府城，前往旗後。<sup>11</sup>

1868年英國與清朝因為樟腦與傳教問題，引發衝突。同年12月1日雙方達成協議，保障傳教的權利。馬醫生迫切想重返人口眾多的府城傳教，因此將旗後及埤頭兩宣教據點交給李麻牧師（Rev. Hugh Ritchie.）。他於1868年12月25日重返府城傳教。

1869年元月中旬馬醫生在府城重新開設教會，做為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的宣教中心。<sup>12</sup>由於傳教大環境的改變，以及醫術療效的神奇，使傳教工作有了新的局面。<sup>13</sup>但是向漢人社群傳教的工作仍然困難重重，因此馬醫生向平埔族原住民社群的傳教。在外國宣教師的眼中，這些平埔族的穿著、語言，和漢人並無不同，但他們屬心胸開放與單純的民族，不像漢人熱衷於偶像（基督徒習稱臺灣民間信仰的神明為偶像）祭拜。<sup>14</sup>因此一直到日治初期，南部長老教會在漢人社會的傳教並不如預期順利，但在平埔族社會則有較好的成績。<sup>15</sup>

1872年加拿大籍長老教會馬偕牧師奉派到北臺灣傳教，他以滬尾為傳教中心，先後在滬尾設立神學校、婦學、中學與女學，並開設偕醫館，以醫療傳教的方式擴展教會，在今宜蘭噶瑪蘭族的傳教也有相當的成績。

## 二、日治時期長老會與道明會的成長

就資料顯示，日治時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展的速度相當迅速。以南部教會而言，1895年到1904年10年間，總計有21間教會建立，佔總

10 高長，〈臺南教會的來歷〉，《教會公報》，第151卷（1897年10月），頁78-80。

11 高長，〈臺南教會的來歷〉，《教會公報》，第151卷（1897年10月），頁78-80。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 76. (以下簡稱Working His Purpose Out)

12 Rev. W. 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in London in 1650 And now Reprinted with copious Appendices of Recent work in the Island, 1889, London, Trubner & CO, 57 Ludgate Hill, 1889.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 215. (以下簡稱 Missionary Success)

13 顏振聲，〈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教會公報》，第664號（1940年7月），頁5。

14 Rev. W. M. Campbell, *Missionary Success.* p 226-227.

15 拙著，《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研究》（臺南：人光出版社，2003年），頁44-48。

教會數的17.36%，是南部教會建立的高峰期；1904到1914年十年間，長老教會發展的速度也相當快。在日本領臺初20年間教會擴展極為迅速，其因素甚多。最重要的當與日本政府的宗教政策有關。1868年民教衝突，外國宣教師明顯地得到勝利，因而教會被視為外國人的機構，攻擊教會會遭致處罰。因此，在之後幾年間試圖以武力取得「天國」，教會人數雖然快速成長，但加入教會者，多不是基於崇敬的動機。<sup>16</sup>雖然長老教會藉政治上炮艦的力量，迫使臺灣地方官屈服，但他們在心態上對長老教會的傳教大體上抱持反對的態度，此對於長老教會的傳教自有其不利的影響。<sup>17</sup>但日本領臺後，整個形勢上有相當的改變。從《教會公報》的資料顯示，南部教會對日本的領臺心存期待，相信日本的領臺能帶來有利的傳教空間。因此在戰事尚在進行中，即派遣林學恭利用前往澎湖傳教的機會，私帶信函向日本駐澎湖的將領請安。<sup>18</sup>

再者，日本治臺期間，地方治安的維護有利於傳教的推展，長老教會得到法律的保護，可以在安全、不受反對者干擾的環境下傳教。而且日本在臺灣交通建設的完成，各地交通往來方便，對於傳教人員的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日本當局對於長老教會的傳教人員，甚且提供搭乘火車減價的優待。更何況日軍領臺時有很多人藉入教避難，一時間教會人數大增，甚至原有禮拜堂無法容納的現象。<sup>19</sup>雖然一部分避難入教的人，並不認識教會教義，因此在亂事平靜之後不再參與教會事務，但也有人因而成為虔誠的信徒，也是日本領臺初期教會擴張的重要原因。

然而1935年到1944年，10年間全南部長老教會只建立四間教會，

16 Band, Edwar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5vols (London :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 p. 81.

17 拙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入臺初期的一個文化面相——「靠番仔勢」〉，《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期（1999年12月），頁121。

18 關於日本的介紹甚多，如提到「日本的大官有的真好，因為曾到外國讀書，有的會好幾國的語言，那些人較多是信教者。」（《教會公報》，第128卷，頁109）也載錄「日本要整頓臺灣，要修理街道，造鐵路，開港口魚滬，也要設醫館及各種學校。」（《教會公報》，第129卷，頁114）而教會所期待的是「有較好的機會可以傳教，教會可以更擴張。」（《教會公報》，第122卷，頁37）

〈澎湖的消息——林學恭在東石來信〉，《教會公報》，第124卷（1895年6月），頁58。林學恭在函中提到「在東石寮要搭船到澎湖，遇到統領總爺和當地頭人，出面要阻擋我下船。搜查我的行李，要查看是否有帶什麼書信，我的信沒有被搜查到。」

19 Rev. William 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 F J. Parsons, LTD. 1910) XI Church Statistics.

為各階段中最少的。此又與日本推展皇民化運動，其他宗教受到排擠有關。

日治時期道明會與長老會相同，得到較自由的傳教空間，神父與傳道師們也熱心傳教，但教會擴展的速度相當緩慢。到1940年日本統治末期，計有本堂14處，分堂15處，傳教所22所，教友人數9,737人。<sup>20</sup>

長老教會的擴張與本地傳教人材的培育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1945年之前南北長老教會受按立本地信徒為牧師的計有133名。<sup>21</sup>相對地道明會雖然間歇性的成立傳道員養成所，但因受限於人力與經濟條件，缺乏完善的修院，在終戰前只培養出涂敏正、李天一、李維添等三位神父。<sup>22</sup>

### 三、新教派的傳入

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日本本土的各種教會紛紛被引進臺灣，如日本基督教會、聖公會、日本組合教會、美以美教會、日本聖教會、救世軍、希臘正教會等。中國的真耶穌教會，也經由長老教會信徒的系統進入臺灣。在眾多教派中，以真耶穌教會和聖教會對臺灣影響較深，其餘日本教派，大多隨日本統治的結束，而消聲匿跡。以下說明真耶穌教會和聖教會傳教的經過。

#### （一）真耶穌教會的傳入

真耶穌教會是由中國人自行創設的本土教會，該會的傳入臺灣與張巴拿巴有直接的關係。張巴拿巴原名張殿舉，山東省濰縣人，原本從事農業兼販古董，1912年真耶穌教會張靈生到山東傳教，受洗並接受張靈生培靈四年，於1919年受按立為長老，受差到各地從事傳道工作。1925年張巴拿巴到福建廈門、漳州等地傳教。

當時廈門、漳州有來自臺灣的長老教會信徒，如在漳州的黃呈聰、黃呈超、張錦章、黃慶隆、黃醒民等；在廈門有吳道源，他們與真耶穌教會接觸後，不久陸續歸入真耶穌教會。1925年秋天，黃呈聰之父黃

20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437 - 444。

21 拙著，《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研究》，頁325 - 326。

22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257 - 264。

秀兩回臺灣線西（今彰化縣線西鄉）老家，向其親戚傳道，被很多長老會的信徒接受。次年（1926年）3月吳道源等帶領張巴拿巴等人由廈門搭船抵臺，在線西展開佈教工作，不久開設線西教會；3月13日隨即轉往南部，分別在臺南與牛挑灣展開傳教工作，3月18日設立牛挑灣教會。牛挑灣教會的設立引起長老教會的惶恐，因為受洗的大多是長老教會的信徒，所以長老教會派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率傳道數人前來，冀望約束其信徒，並對真耶穌教提出辯駁，以免信徒繼續流失。

根據真耶穌教會臺灣第一代信徒黃呈聰的回憶，臺南、牛挑灣的傳教主要是吳道源帶領。<sup>23</sup>吳道源本來是南部長老教會重要人物之一，他是牛挑灣人，曾入長老教會「大學」（今臺南神學院），也是舊樓醫館安彼得醫生（Peter Anderson）所培養出來的見習醫生。他曾獻地興建太平境教會禮拜堂，1903年3月出任長老，一直到1911年轉往廈門鼓浪嶼行醫止。<sup>24</sup>由於吳道源是長老教會中極為活躍的人物，不但財力雄厚，且熱心教會奉獻。因此，他帶領真耶穌教的人士前來臺南與牛挑灣傳教，引起長老教會的惶恐，對真耶穌教會全力反駁，並阻止真耶穌教會利用長老教會的系統，擴展真耶穌教會的勢力。

不僅長老教會信徒轉向真耶穌教會，成為真耶穌教會初建立時的基礎。甚至連原來長老教會的禮拜堂也轉變成真耶穌教會的禮拜堂，如牛挑灣長老教會所分設的五處教會，即下半年、朴子、鹽水、東後寮、第五處分設的禮拜堂，也被真耶穌教會奪去。<sup>25</sup>和美長老教會也因為真耶穌教會的傳入，造成三分之二的信徒轉信真耶穌教會，禮拜堂也被買去，以致長老教會沒有禮拜堂，也沒有會友。<sup>26</sup>

- 
- 23 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臺中：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頁31。
- 24 黃茂卿等編，《臺灣基督長老教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設教壹佰貳拾年史》（臺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出版，1985年5月），頁122。  
不著撰人，〈臺南神學校校友名錄〉，《教會與神學》，1957年3月號，頁234，吳道源與林學恭均在1888年入學，非1889年。
- 25 黃世，〈嘉義通訊——牛挑灣教會〉，《教會公報》，第611卷（1936年2月），頁19。
- 26 郭朝成，〈中中通訊〉，《教會公報》，第646卷（1939年1月），頁19。

## （二）聖教會<sup>27</sup>的傳入

在19世紀基督教世界興起宣教運動之後，「聖潔運動」亦隨之在亞洲推展開。1901年12月美國高滿牧師（Charles Cowmam）和日本中田重治牧師合作展開所謂「四重福音」<sup>28</sup>的主張，並於1905年正式組織「遠東宣教會」，以東京為據點，向亞洲地區展開聖潔運動。1917年10月31日「日本聖潔教會」教團正式成立，教勢擴展速度相當迅速，陸續展開海外傳教。1921年初日本聖潔教會組織「帳幕傳道隊」並派四位宣教師到臺灣展開為期3個月的佈教活動，引起日本聖潔對臺灣傳教的興趣。1923年再度派員前來，在關仔嶺（今臺南市白河區）、鹽水等地傳福音。1925年遠東宣教會吉寶崙牧師（Ernest A. Kilborne）和車田秋次牧師，聯袂來臺視察，返日後強調臺灣宣教的重要，促使日本聖潔教會教團，決定派遣傳道者到臺灣開拓教會。<sup>29</sup>

1926年元月18日中田重治和安部藤夫到達基隆港，他們在臺灣西部展開巡迴佈道後，返回臺北，並於1月30日在臺北設立臺灣第一間聖潔教會的禮拜堂。安部藤夫受派為第一任駐堂牧師，臺灣聖潔教會於是建立。但最初，此一教會其傳教的主要對象為僑居在臺灣之日本人，偶而有臺灣人參加聚會，但使用的語言為日語，其傳道人員也全由日本派遣，主要屬日本人之教會。

為臺灣人開設的第一間聖潔教會，為首創於1928年的西港教會（今臺南市西港區）。<sup>30</sup>到1943年聖教會遭解散之際，總計在臺灣建立了大稻埕、新竹、佳里、西港、臺南和南埔等六處教會。<sup>31</sup>其分佈主要在臺南地區。

27 「聖教會」原稱「聖潔教會」，自日本傳入，1933年日本之聖潔教會分裂，臺灣之教會屬聖教會系統，故1933年以後以「聖教會」為名。

28 所謂「四重福音」指的是重生、成聖、神醫與再臨。

29 陳主培主編，《臺灣聖教會會史》（高雄：民眾日報社，1989年）頁39 - 49。

30 陳主培主編，《臺灣聖教會會史》，頁57、93。

31 謝喻華，〈臺灣聖教會之成立與發展〉，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62。

## 參、各教派間的合作與競爭

### 一、基督長老會與道明會的關係

由於天主教與基督教均為崇奉上帝、耶穌基督的宗教，因此當時一般臺灣人民對這兩個西方宗教教派，並無深刻的認識，時常將之視為相同的宗教；兩教會互相競爭，爭奪信徒，天主教與長老教會之間存在諸多競爭與緊張的現象。這種競爭緊張關係自兩教派傳入，一直到日治時期，仍然處於互相攻擊的狀態。

長老教會尤其是南部教會，在英國較優勢財力與人力的支持下，對天主教產生巨大的壓力。1871年12月4日良方濟神父（V. Rev. Francisco Herce, O. P.）向馬尼拉報告的書信中即表示他們的傳教工作面臨危機，他在信中提到：「我們的工作正面臨一個危機——近來，基督教徒展開日益蠻橫的活動，鼓吹民眾捏造謠言，毀謗攻擊我們；他們做得如此狠毒，以致目前本地人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衝突。」在他的報告中提到基督教對天主教的攻訐，包括「天主教徒拜偶像，因為我們恭敬聖母和聖人」。「神父守貞獨身，拒絕結婚是不對的，如果大家都照這樣做，那世界就完了」；他們更批評說「我們拒絕去菜市場宣講福音，是懦弱的表現。」<sup>32</sup>

天主教批評「基督教宣道士談到上帝、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時，好像在呼求異教徒的偶像似的，毫無敬意。完全忽視了信仰是神聖奧秘的」。他們「忽略了最基本的真理，即獲得永恆的救恩。」  
「相信依賴耶穌基督的功勞，就能得救，所以他們肆無忌憚的做事。」  
「更有不少為非作歹的人，加入基督教，只是要尋找庇護，以逃避官吏的懲罰。因為此地的基督教傳教士都是英國人，而官員最怕的是英國人。」<sup>33</sup>

他們認為「基督教似乎關心肉身的舒適甚於靈魂的得救」，由於中

32 Fr. Pablo Fernaden,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late in Formosa, 1859-1958."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3) (以下簡稱《Dominican》), 1871/12/4, pp.137-139.

33 《Dominican》, 1871/12/4, pp.137-139.

國人對於宗教的不關心，所以他們想出一種獨特的手段來吸引民眾去聽他們傳教，「凡是星期天去禮拜堂做禮拜的人，都得付錢給他們」<sup>34</sup>。天主教的神父認為「只重視肉身的快樂，皈依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他們強調「我們必須考慮到最重要的是，靈魂的永生與幸福。」表示此地基督教的作風，很令人痛心。因為他們的傳教工作並不實在，不是真實引領民眾追求靈魂的永生與幸福，只在誇大傳教的成果，郭德剛神父即批評道：

基督教傳教士的工作，僅限於散發聖經給村民，然後就坐下來休息，誇大的宣稱在這個村莊有上百的信徒，那個村莊有200、400，甚至800或成千個信徒。他們不知道，散發聖經過後幾個星期，聖經的封面都被切下來做鞋底了。這樣的「信徒」和異教徒又有什麼分別呢？什麼都沒有，只有當我們看見他們的鞋子時，便知道鞋匠如何善用了聖經。那些所謂的「信徒」仍和異教徒一樣家裡到處是偶像，他們的「神」是金錢且沈湎於情慾中。<sup>35</sup>

神父們認為天主教的傳教工作就辛苦多了，因為他們關心肉體也關心靈魂，在認定某位本地人真要皈依前，神父們必須出汗流淚，辛勤工作。

天主教之所以對長老教會如此激烈的批評，從神父的報告中可以很明白的發現出其原由。良方濟神父在1865年4月18日的信中提到有北方部落首領來訪請求他到他們的部落，向村民宣講福音，他保證村民一定會歡迎。<sup>36</sup>為了表示誠意，他們願意免費提供土地和房子，來展開傳教工作。但是神父們無法前往，因為工作太忙，經費也不足，路途又太遙遠，兩地聯擊受限制。但是他們也不願完全放棄此一機會，所以派一傳教師前往瞭解，並調查各項條件，以便評估設立本堂的可行性。<sup>37</sup>這位傳教師深入瞭解當地居民的想法。回來後指出邀請傳教士去的目的不是

34 《Dominican》, No10, 1865/10/4, p. 65.

35 《Dominican》, No7, 1865/3/30, p. 56.

36 《Dominican》, No9, 1865/4/18, p. 60.

37 《Dominican》, No12, 1866/1/16, p. 69-71.

真想做基督徒，只是希望傳教士利用特權保護他們。因此就把這個計劃擱置，等待別的機會。

到1875年10月當神父們獲知長老教會已搶先在這一帶傳教，而且相當成功。向北方發展，成為天主教迫切的問題，因而派了兩位神父北上，並指示要建立兩處堂區。受派之一的王靈牧神父（Rev. Jose Nebot, O. P.）一到沙崙（今嘉義縣大林鎮沙崙里）之後，立刻派傳道去附近村莊，探詢本地人是否接受天主教；如果居民表示友善，願意聽取教理，就可以設法找小屋，開始傳教工作。可是傳道的報告認為並不樂觀，王靈牧神父親自去瞭解，也認為確實如此。當地居民討厭歐洲的任何事物，他們不但租不到房子，且受當地人誣指神父在井中下毒藥。<sup>38</sup>當初暫緩前往傳教的原因並未消失，在傳教人員不足的報告並未中斷的情況下，<sup>39</sup>仍然抽派兩位神父北上，且計劃設立兩處堂區。這政策的轉變，其關鍵即在於長老教會傳教競爭的結果。

1886年良方濟神父的教務報告中，當時天主教在臺灣只有前金、萬金、臺南（今臺南市中山路）、沙崙及北部的羅厝莊（今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等五處本堂。其教傳教活動主要偏向南部，雖然已在向北發展，但只達到臺灣中部，北部尚未有任何傳教活動。神父們認為應該向北部傳教，因為「基督教已在那裡順利展開工作了」。為此，乃於1885年6月派何安慈神父（Rev. Celedonio Arranz, O. P.）親自北上，以瞭解當地實際狀況，受到民眾歡迎。因此計劃趕快擴展傳教工作，並在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設立一兩處本堂。「因為北部居民似乎真誠願意接受天主教的道理。而且基督長老教會已有相當的發展，我們的傳教工作，多少能平衡一下現況。」<sup>40</sup>如此「基督教將不再是一枝獨秀，民眾也能夠聽到天主教的教理了。」<sup>41</sup>凡此，可明顯地發現，天主教與基督長老教會在地盤的競爭、信眾爭奪的激烈。

《天主教在臺傳教百年史》曾載稱1890年3月12日雷賽逸神父要往

38 《Dominican》，No33, 1876/10/14, p. 146.

39 《Dominican》，No30, 1872/4/13, p. 142.

40 《Dominican》，No38, 1886/6/20, p. 159.

41 《Dominican》，No39, 1886/7/30, p. 163.

興化店（今臺北市淡水區）就任，在淡水街上，路過長老教徒的走廊時，遭潑撒尿水，不但當眾受到污辱，且影響神父的健康。同年在小基隆傳教，由於求道者與日俱增，引起長老教牧師的不快，因而「買集無賴之徒百50名，自為領隊而堂堂襲擊我傳道所，有者投石破壞房屋，有者闖入屋內撕破聖像，破壞桌椅等種種不端行為，我教友及多數求道者獲悉此情，則忍無可忍，奮起抗鬥，立即將無賴等擊退。」<sup>42</sup>兩教之間競爭衝突的嚴重由此可見。

道明會神父回憶傳教困難時，曾表示「用在克服障礙的時間，遠比傳佈福音的時間多。」「他們必須和基督教牧師，狡猾的日本人和迷信的本地人周旋」。所謂的基督教牧師，所指的乃長老教會牧師。可見來自長老教會的阻礙，與迷信的本地人等量齊觀。這些衝突在《Dominican》書中經常可見，以致於1991年黃德寬將《Dominican》翻譯成中文時，光啟社的編輯在「出版者的話」說明在編譯的過程中，「對於文中一些過於突顯與基督教弟兄相較勁的語氣，均稍加刪改。」<sup>43</sup>雖然經過「稍加刪改」，但其中仍可清楚的看出道明會與長老教會衝突競爭相當激烈。

長老教會史料中對於天主教競爭所引起的不滿，亦經常可見。在《馬偕日記》中也有相關的記載，馬偕在1889年7-8月曾記錄與道明會神父在洲裡（今新北市蘆洲區）的衝突，且指責神父利用金錢向官員行賄，使信徒免於受懲罰，但最後失敗。其間雙方互相批評，馬偕指控西班牙神父說他是「一個魔鬼，不像其他的宣教師」。1891年6月16日則批評西班牙神父用金錢去吸引民眾，因此信徒關心的是金錢而非信仰。<sup>44</sup>

此外，長老教會的傳教者常自述，他們不但要傳教帶領新教徒入教會，也要訪視原來在長老教會，後來轉入天主教的信徒。這種情形不

42 高道隆，《天主教在臺傳教百年史》（高雄：道明教會，1959年），頁64。

43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啟出版社，1991年），頁6。

44 偕叡理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330；336；478-479。

只清末如此，到20世紀20年代，仍然不斷發生。<sup>45</sup>1929年王占魁曾表示嘉義地區傳教困難，不但沒有人可以傳教，「而且四處有天主教在引誘」。<sup>46</sup>30年代臺南永康教會，會友間發生衝突，有的會友就去入天主教。<sup>47</sup>甚至擔任長老教會的傳道，轉入道明會的現象，1934年嘉義中會通訊曾載一則消息提醒信徒，文中提到「有一位背叛者張榮茂，在很多地方迷惑人進入天主教。他表示以前是因為不懂，才受騙，目前已明白，所以轉天主教。」嘉義中會則提醒信徒，表示張榮茂「不是因為長老教是假的才離開，是因為他人格破裂，道德墜落，才被傳道局免職的。」<sup>48</sup>長老教會與天主教之間互相攻訐，競爭信徒的現象相當嚴重，彼此間的關係相當緊張。

## 二、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的合作與競爭

根據真耶穌教會臺灣第一代信徒黃呈聰（以利沙）的回憶，臺南、牛挑灣的傳教主要是吳道源帶領。<sup>49</sup>吳道源本來是長老教會臺南教會的重要人物之一。吳道源原本被認為是「咱教會史數一數二的功勞者」，他「1889年與林學恭等同時入『大學』（今臺南神學院），他是舊樓醫館安彼得醫生所培養出來的見習醫生。」「1895年11月當選執事，是本堂大發展期傑出重要之推動者」，曾奉獻二分多土地興建新拜堂（今太平境教會所在），1903年3月出任太平境教會第九任長老，一直到1911年轉往廈門鼓浪嶼行醫止。其間「吳道源長老成立宣道會，……用以聘請陳啟清宣道師協助本會探訪會友宣揚福音。」1904年他與太平境教會的信徒發起創辦英和書院（Anglo-Japanese College），後因日俄戰爭激烈和宣教師態度消極而作罷。1908年又創立「佈教慈

45 洪朝抽，〈教會消息——大庄〉，《教會公報》，第454卷（1923年1月），頁3。文中載曰：「本人今年受傳道局派來住在這。我再去找先前被天主教扇動去的會友，有兩戶又回來。」

46 王占魁，〈嘉義區的消息〉，《教會公報》，第526卷（1929年1月），頁9。

47 林燕臣，〈教會消息——永康教會〉，《教會公報》，第569卷（1932年8月），頁10-11。

48 編輯部，〈嘉中通訊〉，《教會公報》，第587卷（1934年2月），頁18。

49 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臺中：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頁31。

善會」，鼓勵教會財政獨立。<sup>50</sup>

可見吳道源是長老教會中極為活躍的人物，不但財力雄厚，且熱心教會奉獻，因此吳道源的出走，帶領真耶穌教的人士前來臺南與牛挑灣傳教，引起長老教會的緊張。不僅吳道源背叛長老教會，也有其他長老也脫離長老教會，加入真耶穌教會。太平境教會長老劉錫五也離開太平境教會，並在安平開設真耶穌教會。」太平境教會是南部長老教會重要的堂會之一，發生多名長老轉投入真耶穌教會，可見其事態重大。

真耶穌教會的挑戰，引起長老教會相當的惶恐，教會上下對真耶穌教會全力的反駁。高金聲牧師曾撰〈談論真耶穌〉的文章給信徒，力圖鞏固長老會的信徒。<sup>51</sup>在真耶穌教會傳教的會場上，也經常有臺南神學校的學生前來辯駁；但真耶穌教會則認為這些神學校學生前來聽講後，反而對真耶穌教會產生好感。黃以利沙提到有一班長老會的神學生來問道說：「我們現在是要考察道理的，恰巧學校放假有了功夫，還有4、5人再等3、4天將畢業，到任地去做傳道；所以要聽你們真耶穌教有系統的道理，也要連續來聽，不是要辯駁的。」由於真耶穌教對長老教會的批評並傳播與長老教會不盡相同的道理，引起長老教會信徒對真耶穌教的批判。黃以利沙曾引述一位長老會信徒的批評說：「我看傳道牧師都是為著他們生活上的麵包的關係，不是實在為著道理的。他們無論如何，都是要討英國牧師的歡喜，妄從英國人所命令的；全然不服聖經裡頭耶穌的教訓，並且看重教會內有錢的或有勢力的，款待會友沒有公平。可見耶穌的道理不在他們的心裡，動不動便要用牧師的職權，或是大會中會的決議來嚇驚信徒，拘束我們的自由。」<sup>52</sup>

從黃以利沙的回憶也可以得知真耶穌教會是以長老教會的信眾為傳

50 黃茂卿等編，《臺灣基督長老教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設教壹佰貳拾年史》（臺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出版，1985年5月），頁122。

不著撰人，〈臺南神學校校友名錄〉，《教會與神學》，1957年3月號，頁234，吳道源與林學恭均在1888年入學，非1889年。

51 黃以利沙撰，〈臺灣傳道記〉，收入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頁32。提到「晚上有一班老會的人來聽道，拿一張羅馬字的白話傳單給我；是長老會高金聲牧師印發的〈談論真耶穌〉的論文，都是捏造出來要誹謗的話，沒有和他議論的價值。」可惜今已無法找到此一傳單。

52 黃以利沙撰〈臺灣傳道記〉，收入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臺中：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頁33。

教的主要對象。他說「3月22日午後一時半起，在文化講座講道，聽眾頗多；晚上七時起再開會，聽的人大多是老會的人。」隨即記道4月3、4日「這兩天皆在蔡介和君宅講道。來聽的人都是老會的信徒，還有一位英籍的女傳道。」<sup>53</sup>因此很多真耶穌教會的建立是爭取原來長老教會的信徒而成立的，如臺中、二林等教會均是。臺中教會的建立是1926年秋，漳州黃呈超，聞知臺灣傳教迅速的消息，提前趕回鄉里，專事傳道工作，即速報佳音給他的岳父郭歪（臺中長老會熱心的長老）聽，旋即接受洗禮，歸入真耶穌教會，成為真耶穌教的基礎。<sup>54</sup>1928年彰化縣線西鄉塏仔村真耶穌教會的長老黃福音、黃強等到崙尾佈教，見證真耶穌教會的真理，於是有六原屬長老會家庭的信徒接受真耶穌教。二林教會的建立也是如此，初黃呈聰長老向莊等作見證，旋即全家十三名先後由「長老會」轉入「真耶穌教會」。<sup>55</sup>由於長老會認為真耶穌教會發展的方針是向長老會的信徒傳教，「打亂人的信仰」，且「對已受洗者又予與施洗。」<sup>56</sup>因而大加批評，兩教派之間缺乏合作的空間。

不僅長老教會信徒轉向真耶穌教會，成為真耶穌教會初建立時的基礎。甚至連原來長老教會的禮拜堂也轉變成真耶穌教會的禮拜堂，如牛挑灣長老教會分設的五處教會，即下半年、朴子、鹽水、東後寮、第五處分設的禮拜堂，也被真耶穌教會奪去。<sup>57</sup>和美長老教會也因為真耶穌教會的傳入，造成三分之二的信徒轉信真耶穌教會，禮拜堂也被買去，以致長老教會沒有禮拜堂，也沒有會友。<sup>58</sup>黃武東的回憶錄也提到，真耶穌教會先在臺南，嗣後在牛挑灣、臺中、清水、和美、大林等地，轟動一時，初期其參與者，幾乎全部都是長老會的信徒。<sup>59</sup>

53 黃以利沙撰〈臺灣傳道記〉，收入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頁36。

54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編，《真耶穌教會臺灣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刊物》（臺中：暉光出版社，民國65年12月初版），頁65。

55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編，《真耶穌教會臺灣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刊物》，頁68、70。

56 賴仁聲，〈不要互相排斥——要引以為戒〉，《教會公報》，第596卷（1934年11月），頁5-6。

57 黃世，〈嘉義通訊——牛挑灣教會〉，《教會公報》，第611卷（1936年2月），頁19。

58 郭朝成，〈中中通訊〉，《教會公報》，第646卷（1939年1月），頁19。

59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灣長老教會發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頁178。

真耶穌教會的擴張造成長老教會的緊張，1926年3月9日南部中會於臺南召開中會時議長高金聲報告「有人由支那而來，自稱真耶穌教，各處誘惑會友，擾亂教會，本會議定拜堂不可許借其演講，以防會友受迷。」廖得提議託書記修書通知眾教會，請注意決不可以將拜堂借與真耶穌教會，廖得的提議得林學恭附議，並獲得中會的同意。<sup>60</sup>是故在3月13日以中會議長名義通令教會，禁止各堂會將教堂借與真耶穌教辦演講傳教，其大意曰：「近日支那有13人來到臺灣，稱他們是真耶穌教會，各處擾亂我們的聖會，破壞會友的信仰。會中議定，一定不可將拜堂借給他們演講，如能使他們不到會友家裡是好的。」<sup>61</sup>同月23日長老教會為封立楊世註為彰化堂會牧師，於彰化禮拜堂召開的臨時中會時，破例的討論與封立無關的案件，決議「因有支那人往清水攪擾教會之事，故託汪培英及教士會西教士一名以鎮靜之。」<sup>62</sup>可見真耶穌教會對長老教會的影響甚大。

在此期間，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之間有許多對話，除了前述長老教會神學生與真耶穌教會的對話外，1926年3月20日黃以利沙聽說英國劉忠堅牧師要批評真耶穌教會的事，他就和真耶穌教會的人士二三人前往長老會的禮拜聽道。黃以利沙認為長老教會的傳教人士未曾聽過他們講道，怎麼能夠批評，所以認定長老教會的批評是捏造的，意在使其信徒不敢來聽真耶穌教的道理。黃以利沙在其回憶中對劉忠堅牧師的批評曾加以記錄，黃認為劉所做的批評是沒價值的，都是捏造出來誹謗人的，應該將他們所講的道理研究後才能夠批評其是非。對於黃以利沙的批評，劉忠堅牧師立即和十多名長老會信徒，前往黃以利沙等人住的旅館與黃以利沙和張巴拿巴等人對話。但是雙方的對話，似乎並未化解彼此的歧見。長老教會繼續派傳道、牧師前往真耶穌教會活動頻繁的地區管顧他們的信徒，以免其信徒去信真耶穌教。

60 1926年3月9日「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會議事錄」（第56回），第63條，手稿本，無頁碼。

61 黃以利沙撰，〈臺灣傳道記〉，收入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臺中，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頁32。

62 1926年3月23日「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會議事錄」（第56回第一次特會），第九條，手稿本，無頁碼。

除了劉忠堅親自會見真耶穌教會的人士外，尚派一位英國女傳道士前往真耶穌教會活躍的清水，來看顧會友，阻止他們去聽真耶穌教講道。但根據真耶穌教會的資料表示，阻止的效果有限，「因此來聽的，都是老會的信徒」，「有一班低級的信徒就順命不敢來聽，但是智慧稍高有判斷的人，都不聽她的話，特地來聽的也是不少。」從中國大陸來臺的真耶穌教傳教人士於4月12日離開臺灣，但兩教會的對話一直未中斷。總計，張巴拿巴在臺灣傳道，前後40天，順利設立線西、牛挑灣、及清水等三處教會，百餘人受洗。<sup>63</sup>

長老教會對真耶穌教會的批評，並未隨著中國大陸傳教人員的離開而結束，仍透過《教會公報》，對真耶穌教會展開批評，到1938年底，且有激化的現象。可見真耶穌教會對長老教會的衝擊，並未隨著中國傳教人員的離臺而稍減，真耶穌教會對長老教會的發展確實造成巨大的衝擊。長老教會批評真耶穌教會的傳教方針，不是要去救未信者，而是要推翻已入信者，引誘已入信者加入真耶穌教會，造成兩教會競爭信徒的現象，雙方不但無法合作且互相排斥。<sup>64</sup>因此真耶穌教會傳道人員所到之處，均以長老會信徒為傳教對象，造成長老教會要派員鞏固信徒的措施。

至於長老教會在《教會公報》對真耶穌教會的批評，茲舉其大者加以說明，藉以明白長老教會的動機，進而觀察真耶穌教會與長老教會的衝突情形。首度見諸《教會公報》的批評，是在1926年的6月，由劉琪水（案劉琪水，1920年入神學校，1924年畢業，1941年封牧）署名的〈真耶穌教之我見〉，分別從聖經的解釋與傳道的動機加以批評。認為真耶穌教以獨斷法、抽象法解釋聖經，缺乏理智；而且其傳教是基於怨嫉而非出於善意，往往為自己而誇大愛說謊，藉以提拔自己的地位。<sup>65</sup>除了從聖經解釋批評外，丘義對張巴拿巴創教後即返中國的作法也加以批判，認為他開教之後，不照顧教會，被迷走的人相當危險，就像母貓

63 黃以利沙撰，〈臺灣傳道記〉，收入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頁34 - 37。

64 賴仁聲，〈不要互相排斥〉，《教會公報》，第592卷（1934年7月），頁3 - 4。

65 劉琪水，〈真耶穌教之我見〉，《教會公報》，第494卷（1926年5月），頁9 - 10。

生下小貓後不給小貓奶吃。並強調長老教會一定不會如此，否則長老教會無法長年順利的成長。<sup>66</sup>甚且唯有半信者、不研究聖經者、自大驕傲者、重虛名虛利者、喜自由亂為者等人才容易受迷惑。<sup>67</sup>

前述的批評或有無的之處，但次年的批評則開始針對張巴拿巴。1927年12月的《教會公報》同時刊載〈張巴拿巴迷惑人〉、〈張巴拿巴的手段〉兩篇文章，直接攻擊張巴拿巴本人。〈張巴拿巴迷惑人〉一文是真耶穌教會初傳入時，臺南堂會執事嚴慶鏞針對真耶穌教如何引誘人、如何騙人的方法，用漢文寫成的文章，初在《教會公報》刊載，後來陳士藏將之翻譯成白話字，於《教會公報》發表。該文對張巴拿巴宣稱只有他得上帝特殊的權能，具醫病、趕鬼，行神跡提出批評；並指出牛挑灣教會有人受洗、守晚餐後反而發瘋，因而認定他是假先知，要求弟兄姊妹勤研究聖經，注意祈禱，才不會受迷惑。<sup>68</sup>同期《教會公報》也刊登嚴慶鏞駁斥張巴拿巴的文章，文中表示仔細讀張巴拿巴的《真道明徑》、《聖靈要道》等書，得知其引誘人的手段，因而撰寫〈張巴拿巴的手段〉一文，供人參考。<sup>69</sup>

1929年1月《教會公報》刊登一篇未署名作者的文章，引中國教會的資料直接批評張巴拿巴，說他用五種巫術來害人。並將張巴拿巴與張靈生之間因金錢而衝突，到最後無處立足的情形加以詳細報導，藉以挑戰張巴拿巴的正當性，只是為騙人錢財，迷惑眾人，不是為了救人。<sup>70</sup>不但南部教會全力批張巴拿巴，北部教會的孫雅各牧師（Rev. James I. Dickson）也在《芥菜子》連載三期，詳細說明張巴拿巴派的幾項錯誤。<sup>71</sup>

張巴拿巴來臺傳真耶穌教留下的陰影，一直到1935年宋尚節博士前來臺灣舉辦奮興會時，仍有長老會的長老、執事心存恐懼，擔心真耶穌教會的事例重演，讓教會衰微。因此對宋尚節的來臺態度多所保留，

66 丘義，〈什麼是真的牧者〉，《教會公報》，第497卷（1926年8月），頁16。

67 說方閱覽，〈閒話亂教〉，《教會公報》，第497卷（1926年8月），頁14-15。

68 陳士藏，〈張巴拿巴迷惑人〉，《教會公報》，第513卷（1927年12月），頁12-13。

69 嚴慶鏞，〈張巴拿巴的手段〉，《教會公報》，第513卷（1927年12月），頁14。

70 不著撰人，〈王見現〉，《教會公報》，第526卷（1929年1月），頁4。

71 孫雅各，〈巴拿巴派幾項錯誤〉，《芥菜子》，第53. 54. 55號（1930年7. 8. 9. 月），頁15-17，12-15，12-14。

甚且有所疑慮。<sup>72</sup>

可見同屬信奉上帝的西方教派，無論是舊教的天主教或屬新教的真耶穌教會、聖潔教會，並沒有因教義相近而互為傳教的奧援；反而因為彼此教義相近，在傳教不易的背景下，相互競爭原本有限的信徒。尤其是真耶穌教會，是由長老教會的信徒帶領傳入，循長老教會舊有的禮拜堂發展，向已入信受洗的長老會信徒傳教，造成嚴重競爭信徒的現象。為競爭信徒，不惜相互批評。不但抵銷了傳教的力量，且令非信徒失去好感，而不願參加其宗教。因此天主教、真耶穌教會、聖潔會等在臺的傳教工作，對長老教會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

### 三、長老教會與聖教會之合作與衝突

除了真耶穌教會外，日治時期自日本傳入的「聖潔會」，對長老教會的發展多少也有競爭的現象存在。1926年中田重治和安部藤夫到達基隆港時，當時在岸上迎接的除井上伊之助、龜山之外，尚有長老教會的陳芳本牧師和陳溪圳牧師。中田等人隨即展開全島巡迴佈道，也大都在長老教會的禮拜堂舉行。在屏東的佈道工作在屏東長老教會舉行，由賴仁聲擔任翻譯。元月21日在楠梓也是在基督長老教會舉行，並由高長的三個兒子高再祝、高再得、高再福等三位醫生接待。次日在岡山領會，由高再祝擔任翻譯。22、23晚間在臺南太平境教會舉行領會，每晚有500人左右參加，盛況非常。白天中田重治在長老教中學向學生證道，當時學生中有王錦源、陳明清等深受感動，以致日後在聖教會發生重大的影響。此外，在彰化、苑裡、新竹、淡水等之領會，均與長老教會有密切關係。<sup>73</sup>

長老教會與聖教會的關係，從臺南西港聖教會的建立可見其一斑。聖教會的引進臺南，與王錦源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王錦源1909年出生於今臺南市西港區，是第二代的長老教會信徒。1926年中田重治來臺推展聖教會時，曾於長榮中學證道，王錦源是當時聆聽中田佈道的學生。王錦源在長老教中學（今私立長榮中學）畢業後，到日本東京日本

72 黃俟命，〈宋博士要來了〉，《教會公報》，第608卷（1935年11月），頁7-8。

73 陳主培主編，《臺灣聖教會會史》，頁57。

大學攻讀法律，期間參加聖教會的夏令會，受感動而放棄日本大學的學業，進東京聖書學院，成為第一代聖教會信徒與傳教人員。1928年因妻子生病而返臺，返臺後在其故鄉（今臺南市西港區後營里）設立佈道所，開始向臺灣人傳教，同年6月17日正式建立西港教會，是聖教會第一間臺灣人的教會。<sup>74</sup>

聖潔會傳入時，由於與長老教會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有傳道人員與信徒離開長老會加入聖潔會；相對的也有聖潔會的傳道離開聖潔會加入長老會，引起聖潔會的傳道具名批評。<sup>75</sup>在長老教會而言，聖潔會的教義與長老教會較接近，部分長老教會的信徒在日本進聖教會的神學校，彼此關係較為密切。

1941年6月日本政府為因應戰時體制，強迫日本各教會團體，成立「日本基督教團」，加強對教會的控制，日本聖教會被編入第六部。1942年6月26日，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逮捕監禁日本聖教會30多名傳教人員。復以日本聖教會（一）反對戰爭，指責日本未經宣戰，對珍珠港發動偷襲。（二）唆使信徒拒拜神社。（三）否定日本天皇之神格化，天皇亦人，暨為人，應有原罪，如不悔改必須受上帝之審判與刑罰。（四）基督要再臨建立千禧王國，治理全世界，日本也要接受其治理審判。（五）信徒有從事通敵間諜之嫌疑。（六）信徒過份關心猶太人，別有企圖等理由，於1943年月8日下令關閉教會停止一切傳教活動。<sup>76</sup>臺灣的聖教會同受波及，處境比長老教會更加嚴峻，臺灣的聖教會全面被關閉，聖教會的信徒轉而到鄰近的長老教會禮拜。二次大戰結束後聖教會的佈道所陸續恢復，戰時移轉到長老教會的信徒，又陸續返聖教會的佈道所聚會，筆者在田野訪查時，曾在麻豆聖教會找到一份聖教會麻豆佈道所給麻豆長老教會的公函，「為請求信徒名籍由」，說明「貴會信徒王日昇等20名願意在敝會參加聚會，經自願同意遷籍」。

74 謝喻華，〈台灣聖教會之成立與發展〉，頁35、38-39、65。

75 賴仁聲，〈不要互相排斥——要引以為戒〉，《教會公報》，第593卷（1934年8月），頁2-3。

賴仁聲曾離開長老會加入聖（潔）教會，之後又重返長老教會並擔任傳教的工作。

76 陳主培主編，《臺灣聖教會會史》，頁96、97。

希望長老教會能「惠賜信徒名籍為盼」。<sup>77</sup>

## 肆、影響各教派合作與競爭的因素

### 一、教義間的異同

無論是舊教的天主教或屬新教的長老教會、真耶穌教會、聖教會，並沒有因同屬奉耶和華為神的西方教派，而互為傳教的奧援；反而因為彼此教義相近，在傳教不易的大環境下，相互競爭原本有限的信徒。尤其是真耶穌教會的來臺，是由長老教會的信徒帶領傳入，循長老教會舊有的禮拜堂發展，向已入信受洗的長老會信徒傳教，造成嚴重競爭信徒的現象。尤其是信徒對教義認識有限，無法分辨西方教派間教義的異同。

無論是新教或舊教，雖然均崇敬上帝耶穌為主要信仰對象，但其教義仍有差異。各教派均相信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上帝是歷史的主宰、上帝要審判世人。但宗教改革後，新舊教派對教義的見解紛歧，尤其是新教各派，對聖經的解釋更是各有異說。

天主教：信仰萬有真原、創造宇宙的真神相信「因聖神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其經典除了新舊約之外乃有其他典籍，如歷屆大公會議的憲章、歷代教會權威當局的文獻、教父文集和歷代聖賢、大師、神學家、倫理學家、靈修學家的名著等。<sup>78</sup>

長老會：強調「上帝的主權」，拯救的整個過程都是出於上帝的主權；「聖經為信仰的最高權威」，主張聖經是上帝的話，以聖經作為信仰及生活的最後權威；「萬民皆祭司」，強調信徒就是祭司，每位信徒可以直接靠上帝的恩典來親近上帝，在教會內沒有聖俗尊卑之分；「基

77 民國47年6月聖教會麻豆佈道所致麻豆長老教會函。（原件存麻豆聖教會）

78 龔士榮，《天主教簡介》（臺北：天主教牧靈研習中心——見證月刊社，1982年初版，2000年4月修訂九版），頁11-13。

廖瑞銘，《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七冊（臺北市：丹青圖書有限公司），頁156。

督是唯一的元首」，政治不可影響、管制或干預教會的內政。<sup>79</sup>

真耶穌教會：真耶穌教會對信仰的說明，提出以下五項，包括：

（一）重視「浸禮」，「乃因主曾命令門徒施行，而且應許要藉著浸禮賜與極大的恩典」，因此浸禮不是「形式」，也不僅是一種悔改、入信的「表明」。（二）為受洗者行「洗腳禮」，真耶穌教會「對受過浸的信者，聖職人員要奉主耶穌的名，為他們行一次洗腳禮。」（三）經常為受浸歸主的信徒行「聖餐禮」，認為「舉辦聖餐是為紀念主死，恆守主流血之約，領受主的生命，在主內聯合為一體，盼望於末日得復活之大恩」。（四）信徒應「切求聖靈的浸」，真耶穌教會相信「受聖靈的浸，並不是一信耶穌就有了。也不是受了水浸，就有聖靈。如果聖靈臨到人的身上，那個人祈禱時必會受感說出方言，身體也會震動起來，因此第三者看得見。」「方言於平時是沒有人聽得出來的，但於造就自己的信德卻有莫大的作用。」（五）「謹守安息聖日」雖然與一般教派相同，但真耶穌教會相信「安息聖日是真神於萬物成之時設立的，其日子是現在的星期六」，與一般教會以星期日（7日的第一日）為安息日不同。<sup>80</sup>

聖教會：聖教會信仰的特色可分成兩項，一是聖經的信仰，舊約與新約聖經全部是神的話語之信仰。聖經是因為述說了神的真理而可信。二是聖經所教導的四重福音，亦即重生、成聖、神醫與再臨。所謂「重生」指的是透過十字架藉著聖靈所賜與的新生；「成聖」是相信聖經所教導的真正的成為敬畏神且屬於神的人而過聖潔的生活；「神醫」就是相信神既然創造了人的肉體，也必賜健康給人；所謂「再臨」，就是復活的耶穌基督，祂為贖罪之功而再來，人必須考慮到死後的世界問題。<sup>81</sup>

以上所述，即使今日教育普及，對前列四教派的基本教義，及各教派間的差異，不僅一般民眾無法理解，即使身處教會內的人士，也不見

7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認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南：人光出版社，1986年），頁36 - 38。

80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真耶穌教會臺灣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刊》（臺中：真耶穌教會臺灣書報社，1976年），頁281 - 285。

81 基督教臺灣聖教會，《臺灣聖教會會史》，頁55 - 56。

得能分辨出其間的差異，今日如此，日治前可能更加嚴重。何況初代入教的信徒普遍家境貧窮，而且對教理並無太深刻的認識，部份信徒心存「一半趁道理，一半趁世俗」的現象；以崇祀臺灣民間宗教的方式與心態來敬拜上帝者亦不少。<sup>82</sup>在這種情況下，入教者對教義的認識不深，往往只知敬拜上帝，信耶穌，守禮拜日，不能拜祖先與鬼神。如果信徒沒有能力分辨各教派之間的區別，一旦教會因人力不足，乏力照顧羊群，或教會內部發生一些人事上的糾紛，就容易脫離原有的教派，如果再遇到教義相近教派的「牽羊」，羊群流失的現象就變成相當嚴重。

## 二、信徒對教義認識有限

根據本人研究發現，初代基督徒入信的原因大約可分成以下數端，或遭遇現世種種困頓者、或因醫療受照顧感念者、或為靠洋勢入教者、或恐懼先前犯過，怕遭神處罰者、或受宣教師雇用而入教者。這些初代信徒入信前有幾個共同現象，不外乎家境普遍貧窮、入信前即注重祭拜虔誠敬神，凡事求神問卜以化解現實生活困頓者、原先祭祀之神明無法解決其現世困境，更有相當多的信徒在入信前，其品行違反當時一般社會價值等。<sup>83</sup>因此有相當多的信徒，入教並非基於對長老教會教義的深刻認識而信教；尤其是初期傳教以平埔族原住民為傳教對象，不論是北部的噶瑪蘭族、中部的巴則海族，或南部的西拉雅族，大規模入信的情形非常普遍。部落頭人入信，就帶領全族入教，因此入教之後諸多重返民間宗教信仰，或行為違反十誡的戒律。

教會內不乏因違反十誡而受處罰的案例，以1891年涂為霖牧師巡視南部教會的報告或可知其一二。「3月底涂為霖牧師出外巡視教會一個月，他巡視了岡仔林、加蚋埔、岩前、關仔嶺、頭社和拔馬等處。總共有21人要求入教，只接納6人，其中兩人自幼領洗。也遇到憂悶的事，有7人被禁晚餐，其中一位老人因為又服侍偶像，都不聽勸告。」<sup>84</sup>雖然受洗入教要經過牧師「問道理」，被接納後才可施洗成為

82 拙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5月，頁98。

83 拙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心〉，頁68 - 82。

84 不著撰人，〈消息〉，《教會公報》，第74張（光緒17年6月），頁41。

信徒，參加「晚餐」，但有些慕道者為加入教會，強記教條，未能真正明白其意義，因此即使通過考核受洗進入教會，但在其現實社會，原來的需求不再存在時，或教會無法替他解決困窘時，又會重返民間宗教。因此涂牧師這次在南部教會巡視中，接納6人進入教會，卻有7人被禁晚餐，其情形之嚴重由此可見。茲以清末和日治初期臺南縣各教會受禁晚餐的情形，來說明受洗入教者違背十誡的現象。

表1 1891年臺南縣所屬教會信徒受禁晚餐人數概況表

教會名稱	年初受晚餐人數	年尾受晚餐人數	年尾受禁晚餐人數	傳道者	備註
岩前教會	54	53	5	林赤馬	
崗仔林教會	37	32	7	李？為	
麻豆教會	10	12	3	-	*
拔馬教會	62	60	2	黃白	
頭社教會	14	15	7	潘阿為	
番仔田教會	9	8	6	-	
合計	186	180	30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人數單—1891〉，《教會公報》第81卷，光緒18年1月，頁4。

表2 1895年臺南縣所屬教會信徒受禁晚餐人數概況表

教會名稱	年初受晚餐人數	年尾受晚餐人數	年尾受禁晚餐人數	傳道者	備註
岩前教會	55	53	6	趙爵祥	
吉貝要教會	14	17	1	潘阿為	
崗仔林教會	35	38	3	李文生	
麻豆教會	10	12	3	-	*
拔馬教會	54	57	3	許朝陽	
頭社教會	13	13	6	李豹	
合計	181	190	22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人數單—1895〉，《教會公報》，第131卷，1896年2月，頁15。

說明：是年麻豆教會因日軍領臺，發生麻豆事件，多名信徒被殺，故該年人數增減情形為：新接納7人，死亡5人。死亡之人數應為麻豆事件中遇難的人數。

表3 臺南縣各教會日治初期信徒受禁晚餐人數一覽表

教會名稱	1897年受晚餐	1898年受晚餐	1898年禁晚餐	備註
岩前教會	63	59	4	
吉貝耍教會	15	14	1	
柑仔林教會	40	44	2	
崗仔林教會	75	107	0	新領洗32人
麻豆教會	12	12	3	
拔馬教會	78	88	4	新領洗12人
頭社教會	12	12	6	
合計	295	336	20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人數單——1898〉，《教會公報》，第166卷，1899年1月，頁5。

從以上三表可知，1891年臺南縣年尾受晚餐人數有180人，該年受禁晚餐人數就高達30人，受禁比例相當高。到1895年受晚餐者190人，受禁晚餐者22人，比例已降低。到日本統治之後，1898年受晚餐者336人，同年受禁晚餐者只剩20人。可見初期受禁晚餐人數比例甚高，這種現象雖然在逐年緩和中，但仍可看出當時信徒對教義遵行與認識的程度。

### 三、「羊群」有限

基督宗教發展的過程中，「牽羊」的現象，不只發生在臺灣，而臺灣的情形略顯嚴重。其間重要的因素，與可供顧牧的羊群有限應有相當密切的關連。造成羊群有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項原因，（一）對臺灣住民而言，基督宗教是新傳入的教派，諸多觀念與禮儀和傳統民間信仰與活動格格不入。尤其不能祭拜祖先，不能供奉祖先神牌位，引起民眾對信教者強烈不滿，提出批評，往往說「落教，死無人哭」。（二）傳教者對本土宗教的鄙視，批評民間宗教信仰行為浪費大量金錢去服事無用的「柴頭尪仔」，甚至經常以「魔鬼」來指稱民間信仰的神明，引起反感。（三）新宗教傳入時間短，一般民眾對新宗教的教義不甚明白，對新宗教存在諸多的疑慮。（四）信徒存在靠番仔勢的企圖，以及部分信徒入信前品行不佳。在這種情況下，願意放棄原先宗教信仰，加入新宗教者，往往遭到社會上嚴厲的批評，在既有的社會關係網絡

中，往往受到排擠。<sup>85</sup>因此願意嚐試信奉新宗教的意願相當低落，社會上潛在的可能信徒非常有限。

#### 四、其他

由太平境教會劉錫五長老，脫離長老會加入真耶穌教會的個案，所呈現的是一個對長老教會虔誠信仰，熱心奉獻的長老，何以終至背叛長老教會，加入真耶穌教會與長老教會相對抗，其原因值得觀察。劉錫五長老的說法值得注意，他說「你們知道我原來是太平境教會的長老，後來為著小會書記陳某牧師在小會記錄我不利的言辭，我已經離開太平境教會，自己在安平開設真耶穌教會（當時有真耶穌教會的創辦人，山東的張在己先生來臺創設真耶穌教會，於是與長老教會衝突的牧長信徒，大多數去參加真耶穌教會）」。<sup>86</sup>劉錫五是臺南早期基督徒劉光求之四子，1913年3月30日由高金聲牧師領洗<sup>87</sup>。1914年9月20日任太平境教會執事，次年8月29日晉升長老。<sup>88</sup>可見劉錫五並不是因為教義、信仰上認知的因素而離開長老會，是教會內部衝突的結果。筆者在訪談中有不願具名之長老會牧師表示：長老會各堂會之長老、執事之推選或牧師之選聘，雖然合於民主機制，但如果會內信徒對人選有不同的看法。往往在推選的過程，形成對立。選舉結束如果新任者不能有效化解，甚至激化對立，嚴重者造成集體出走，或到鄰近長老教會的禮拜堂參加禮拜，有的甚至脫離長老會加入其他教派。可見，真耶穌教會在臺灣捲起旋風，對長老教會造成極大的衝擊，與長老教會內部長老、執事牧師之間的人事問題，有一定的關係。

不同教派間的批評，或許不一定符合事實，但有其意義存在。真耶穌教會的黃以利沙，曾引述一位長老會信徒的批評說：「我看傳道牧師都是為著他們生活上的麵包的關係，不是實在為著道理的。他們無論

85 拙著，《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90-108。

86 許水露，〈1924-1928年的臺南神學院〉，收錄於《臺南神學院九十年史特刊》（臺南：臺南神學院出版，1967年），頁120。

87 賴永祥，〈劉光求族系〉，收入氏編《教會史話》，第二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2年9月），頁93-94。

88 黃茂卿等編，《臺灣基督長老教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設教壹佰貳拾年史》，頁256-257。

如何，都是要討英國牧師的歡喜，妄從英國人所命令的；全然不服聖經裡頭耶穌的教訓，並且看重教會內有錢的或有勢力的，款待會友沒有公平。可見耶穌的道理不在他們的心裡，動不動便要用牧師的職權，或是大會中會的決議來嚇驚信徒，拘束我們的自由。」<sup>89</sup>長老會是否如同上述的批評，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但本地信徒與外國宣教師之間的關係是否曾出現緊張的關係，是另一有趣的問題。北部馬偕牧師，曾被郭水龍牧師批評，指稱他採「獨裁主義」<sup>90</sup>。

## 伍、結論

基督宗教對臺灣民眾而言，是一新傳入的外來宗教，其教義與民間的宗教信仰有相當的歧異。臺灣開港後再度傳入臺灣，初是屬天主教道明會與基督新教長老會，但在清末兩教派在臺灣漢人社會的傳教並不順利，在平埔族原住民社會，獲得較好的成績。日治初期總督府的宗教政策採開放的政策，長老會得到較好的發展，但道明會所建立的堂會仍相當有限。新傳入的教派，對基督宗教帶來新的衝擊，尤其是來自中國的真耶穌教和日本的聖教會。

清末道明會與長老會，即發生競爭信徒互相批評的現象。日治後新教派的傳入，其中以臺灣人為傳教對象的真耶穌教會，對既存的教派產生巨大的衝擊。真耶穌教會循長老教會的系統發展，原本屬長老教會的信徒與禮拜堂轉向真耶穌教會，引發長老教會的惶恐。臺灣聖教會與長老會關係較為密切，但以今臺南市為發展重心，也吸引了相當多的信徒加入聖教會。

基督宗教各教派在臺灣傳教，往往出現互相「牽羊」的現象。互相「牽羊」的原因在於無論新舊教派，均以三位一體的神為信奉對象，其教義縱有差異，但早期信徒對教義認識有限，難以分辨各教派間的異

89 黃以利沙撰，〈臺灣傳道記〉，收入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頁33。

90 郭水龍，《北部教會史實》，手稿本，無頁碼，存於臺灣神學院教會史料館。

同；加上羊群有限，在潛在可能信徒有限的情況下，各教派要建立教會，從其他派的信徒中去吸收，是其途徑之一。由於基督宗教間因教義類同，非有識者實難以辨識，能擺脫傳統宗教與祖先崇拜的習慣者相當有限，因此能脫離傳統民間信仰的人，就成為各教派爭奪的對象，有些信徒游離於各教派之間。也有人因教會內部衝突，對教會失望就離開，到其他教派或重返民間宗教。因此，往往出現神職人員休假結束後，發現已有羊群被牽走的現象。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不著撰人，〈臺南神學校校友名錄〉，《教會與神學》1957年3月號。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臺灣教會公報創刊於1885年，歷來名稱曾多次變更，請參閱拙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本文為行文方便概以《教會公報》稱之，不依不同時期名稱。）1885年—1945年。

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會議事錄」，手稿本，1896 - 1913年。

民國47年6月聖教會麻豆佈道所致麻豆長老教會函（原件，原件存麻豆聖教會）。

郭水龍，《北部教會史實》，手稿原本，存於臺灣神學院教會史料館。偕叡理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

### 二、專書、論文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昭和16年。

臺南神學院，《臺南神學院九十年史特刊》。臺南：臺南神學院出版，1967年。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認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南：人光出版社，1986年。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高雄：聖導週刊社，1992年。

吳學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入臺初期的一個文化面相——「靠番仔勢」〉，《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期，1999年12月。

吳學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5月。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研究》。臺南：人光出版社，2003年。

- 李嘉祿，《道明會宣教史》，陳方中教授提供之譯本。
- 高道隆，《天主教在臺傳教百年史》。高雄：道明教會，1959年。
- 真耶穌教會編審委員會，《臺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臺中：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發行，1956年12月。
-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編，《真耶穌教會臺灣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刊物》。臺中：暉光出版社，民國65年12月初版。
- 陳主培主編，《臺灣聖教會會史》。高雄：民眾日報社，1989年。
- 黃茂卿等編，《臺灣基督長老教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設教壹佰貳拾年史》。臺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出版，1985年5月。
- 黃茂卿，《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90年史（1865 - 1955）》。臺南：共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
-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灣長老教會發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
-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啟出版社，1991年。
- 廖瑞銘，《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七冊。臺北市：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7年。
-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二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2年9月。
- 謝喻華，〈臺灣聖教會之成立與發展〉，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鄭連明主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65年6月初版，1995年3月三版。
- 龔士榮，《天主教簡介》。臺北：天主教牧靈研習中心——見證月刊社，1982年初版，2000年4月修訂九版。
- Band, Edwar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Campbell, W. M.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 in London in 1650 And now Reprinted with copious

Appendices of Recent work in the Island, 1889, London, Trubner &CO, 57 Ludgate Hill, 1889.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Campbell, William,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 F J. Parsons, LTD. 1910.

Fernaden, Pablo Fernaden,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late in Formosa, 1859-1958. Taipei : SMC Publishing inc, 1993.

Macmillan, Hugh, Then till now in Formosa, English and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Formosa Press, 1953.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in Taiwan before the End of War

Hsueh-Ming Wu\*

## Abstract

Christianity is an incoming foreign religion for the public in Taiwan, which doctrines are found with considerable discrepancies from the civil religion and beliefs. The Dominican of Catholics and the Presbyterian of the New Christianity were introduced upon the ports opening of Taiwan. The other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were also introduced to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among which the True Jesus Church and the Holy Church maintain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wan public.

The Dominican and the Presbyterian have long and frequently criticized each other in competition of believers since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incoming True Jesus Church after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has brought enormous impact to the pre-existing denominations. The True Jesus Church has developed following the system of the Presbyterian, which drew the believers previously attributing to the Presbyterian and the Chapel to turn to the True Jesus Church, triggering the panic among Presbyterian Church. Although the Holy Church in Taiwan maintain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t also drew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resbyterian believers to join the church.

It is often found that the various deno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is preaching in Taiwan with “pulling sheep” from each other. Such manner of “pulling sheep” started from the limited knowledge on doctrines of early believers, who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all denominations. Moreover, the limited number of sheep was aggravating to the situation of denominations attracting believers from other denominations

---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for convenience, in order to found the church. Such behavior also led to the in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ominations, criticism of each other and even triggering intense conflicts.

Keywords : Christianity, Dominican, Presbyterian, True Jesus Church,  
“Pulling Sheep”, Conflicts

臺灣文獻

第六十三卷第四期